

三 美 神

钟海城 著

作家出版社



三 美 神

作者：钟海城

责任编辑：冯德华

责任校对：祁 斌

装帧设计：秦 龙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印刷：北京燕华营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25 插页：2

字数：189千

印数：0001—33,000册

ISBN7-5063-0083-4/I·82

版次：1988年5月北京第1版第1次

统一书号：10248·0252

定价：2.30元（压膜本）

（作家版图书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退换）

内 容 提 要

三个练健美的姑娘，心和身都沉陷在黑色的蛛网里。

别人为追求美参加健美训练，她们却是为了摒弃丑。

别人谁都有权中途退出追求美的路途，只有她们不能够。

这是国内第一部涉猎健美的长篇小说。作者以健全人类自身为旨意，剖析了特定条件下性压抑所引起的种种变态形式，撕下了错综复杂的文化背景里形形色色人的外衣。

他们不象印度人、埃及人、闪米人、日耳曼人那样挂念永无休止的轮回、坟墓中的静寂与永恒的睡眠……也不想到独一无二、包罗万有、威力无比的上帝……他们的神明不久就变了凡人；神有父母，有子女，有家谱，有历史，有衣服，有宫殿，有一个和我们差不多的身子，有痛苦，会受伤。

希腊人认为娱乐神明最好的场面莫如展览娇艳俊美的肉体，表现健康与力量的姿势都发展到家的肉体。

——〔法〕丹纳《艺术哲学》

目 录

第一章	五月的梦.....	1
第二章	比基尼 电视上的黑杠.....	26
第三章	土黄色太阳.....	48
第四章	七月，美丽的病症.....	72
第五章	半 夏.....	92
第六章	优美而沉重的微笑与《ai qing幻想曲》···	115
第七章	雨.....	147
第八章	你不再是不懂事的小 ^男 孩.....	175
第九章	苦难的含义 《生命》.....	204
第十章	红夜过去是清晨.....	223
第十一章	秋，跳舞的石头飘悠的情.....	244
第十二章	可爱的太阳 彩雨.....	268

第一章

五月的梦

何开怀老师走进县图书馆的院子，扑面而来的不是股股正盛开的蔷薇、金盏子的香气。在他刚刚跋涉过的那条令人眼花缭乱的长街上，他已饱嗅了美丽女人散发的奥琪、紫罗兰……等不同香型化妆品的气味。扑面而来的是从厚绿的梧桐叶、缤纷的花丛以及那旧陋的房屋透出的幽静。这突如其来的幽静使他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喷嚏，于是那些免费供应的脂粉气和配搭进来的街尘，被两股强劲的气流，从生着茂密黑森林的孔洞射出。

他摸出叠得方正的手绢，抖开，擦净嘴角悬挂的透明涎水与鼻尖上被飞尘搅黄的鼻涕。他把手绢一折，又一折，它们就失踪了。人身上有许多丑恶的东西。他想。于是你不得不想法掩盖它。用一句时兴的话说，叫美化。这时他已重新叠好手绢，把它放进那件掉毛退色却依旧板着面孔很象那么回事的西装袋里，走进阅览室。星期天上午的太阳透过玻璃窗子

无数尘埃在橙黄的光柱里翻滚。窗下一个老头儿一个女孩一个男孩他们头发上都罩着金色的光圈。瞧见他大热天捂着厚西装，穿绿裙子的女孩和着T恤衫的男孩竟暂时从中学生恋爱和无名谷奇案中挣脱出来，掩口偷笑。他无暇顾及，径直向前走。他那板着面孔的外套代他显出一副燕雀安知鸿鹄志的藐视。

他摸出工作证，连手一起按在借阅台上。那位四十来岁打扮的还象二十来岁的半老徐娘正给一时髦少年拿杂志并利用工作之便送去个媚眼。她曾干过热热闹闹的行当，因不便言明的缘故，和丈夫分了手屈尊到这寂寞的地方。不久前的一个星期天，他打着伞走来。在门内收伞，并掏出方方正正的手帕拭手上的雨珠时，他发现满室空荡荡的，那女人在昏暗的柜台内远远地抛来一个眼风。但当他走近借阅台，那迷人的眼波骤然消失，失望象窗外拧下雨丝的云一样罩满明眸……

那女人面朝他了。他用戴着戒指的手把工作证推过去。这枚戒指是他用十九张“大团结”从县城新设的金银首饰商店里买来的。他买这枚货真价实的金戒指时，周围沾了一圈姑娘企慕地望着他。她们纤美的手指上是两元钱一只的铜皮贗品。他冲她们笑笑，金戒指的光芒使四十八岁的男人的微笑一定变得不讨人厌了。他想是。因为姑娘们也纷纷回了他浅浅的又是甜甜的笑。

女人的目光果然在他戒指上稳住了阵脚。他一阵心悸：“是真金的。”他噤囁着。女人扬起眉毛：“都是最近的。你借什么？”

他愣了愣神，直视的明眸和阵阵袭来的化妆品的芬芳使他一阵迷乱。他掩饰地掏出手帕沾沾额头，机械地背出《中国美术》的位置：

“第三排，右起第五本。”

觉得脊背上又有汗沁出来。

女人笑了笑，抓过工作证，熟练地塞到杂志架上的一个空格里，啪一声，又甩到他面前一本封皮鲜艳的杂志。她那葱白一般娇嫩的手指上，也戴了一枚亮闪闪的金戒指。

脊背上的汗顿时化作了冷汗。他摸起杂志退到一张空桌前。懊恼、奇特的轻松仿佛王胡与阿Q在他胸中厮杀起来。他闭上眼睛，便在黑暗中看见阿Q的头撞在墙上。俩人终于退场，他也就把句号似的眼睛睁开。暗中骂一句：“娘希匹——”了却“旧情”。每逢他在爱情的马拉松之途栽了筋斗，吃了败仗，他都会这样。这是一种奇特的较量。他无真正的悲哀；胜利者亦无任何喜悦；女人们往往是在无意之中将一个四十八岁男人的肥皂泡沫，击成斑斑斓斓的碎片。

“娘希匹——”他很想再来一句。四十八年前，他在浙江省云和县最好的医院里呱呱坠世。尔后他嘹亮的啼声时常划破县衙门幽深院落的寂静。十年后，一支队伍用缴获的美式大炮和机枪声震撼县府大院时，父亲携带细软匆匆逃走了。母亲却不大难过，好象父亲走是桩叫人轻松的事体。但他清楚地记得父亲临走时曾深深看了他一眼。这一眼使他瑟瑟发起抖来。这是一股令人不安的骨肉之情的感应力在作怪。大概从那一刻起，他的一生就注定要和父亲联系在一起。好多年后，他把那一眼忘掉了，也同时忘掉了从县境流过的碧绿的

瓯江，他稚嫩的手笨拙地在画布上涂出夕阳和帆影；忘掉了西子湖畔的浙江美院。在那儿，一笔饱蘸的绿色颜汁滴下来，将成熟的红苹果似的太阳染得紫黑，也染暗了他的前程。未卜先知地，他瞧见了散布着热气腾腾牛粪的土路，低矮的没有阳光的泥巴屋……

使他重新忆起故乡浙江以及故乡境内发生的不快，是在第二故乡苏北小城新落成的电影院里；之前，他作为台属代表被增补为政协委员。这是一部描写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生活的影片。电影结束了，他记住了银幕上那位浙江同乡的口头禅：“娘希匹……”

透过窗子的明亮的阳光斜斜地爬过来，爬到他面前的桌上。一团眩目的粉色和娇嫩的白色在眼前飞旋起来。他眯起双眼，便看见一个着粉红泳装、裸露着肩膀和大腿的年轻女人，表演着展翅欲翔的造型，同时，不知疲倦地朝他丢着眼风。

娘希匹。《中国美术》也搞这玩意儿。他蹙起眉头，又很快瞪大了眼：杂志上是三个醒目的仿宋体《健与美》。

他有一种被耍弃的愤懑，站起来朝那女人望去，她正和一个小伙子低声说什么，眉毛扬着，很快活的样子。过去揽她一阵么？他早过了血气方刚的年龄。何况这也没什么大事，不就是拿错了一本杂志么？

他跌坐下来，戴着戒指的手笃笃地敲了几下桌面。目光又被鲜艳的色块拉到着泳装的女人身上。女人眼波盈盈，迷人地笑着。真贱！他想。翻了一下目录。上写：封面人物——健美小姐祝小芳。阳光依旧斜斜地射来，他感到微热。

阳光下那健美女郎也仿佛骚动不安，从那丰满的躯体上，他嗅到了伴随阳光射进来的蔷薇花的馨香。他身上也起了某种骚动。

他浑身燥热起来，胸前背后都是类似毛毛虫爬的汗水流淌的滋味。他慌张把杂志翻过来，用手捂上脸，心头有一种隐隐的犯罪的感觉。

热汗又变成冷汗，衬衣紧紧贴在三天前才洗过的皮肤上，象质量极好的麝香虎骨香膏药。这极不舒服的感觉取代了他的犯罪感，他皱着眉头走到借阅台前，用不戴戒指的手把恶作剧的《健与美》推过去。

他重新出现在沐浴着五月阳光的街道上。法桐如伞。树荫下卖冰棒雪糕桔子汽水的孩子和老太婆轻重缓急的吆喝。旋风似的车流搅起发亮的尘埃。漂亮的少女、丰盈的少妇穿着或淡雅或艳丽或典雅或飘逸的衫裙，姗姗而行，宛如漂浮在人河中的睡莲。他看着自己的脚尖，走在镶嵌水泥方砖的人行道上。璀璨的阳光、欢愉的路人、飞曳的裙摆……仿佛与他无关。从那一年他被夜行列车抛在这座小城，无论是在有冒着缕缕热气牛粪的乡间小路，还是县城肮脏的苍蝇营营的大街上，他都是垂着头走路。那天早上他被召唤进校长室，用由于紧张而哆嗦的手填写了《政协委员登记表》之后，忘形地往外走，被门坎绊了一下。他才明白，多年来的经验还是不能丢。

当然也有例外。那一天他去图书馆，路上，被县城第一位穿旗袍的女性颠倒了，不能自己地将目光远远追踪过去。那女人油光可鉴的黑发，松松地披在瘦削的肩上，走动起

来，秀发飘悠，步子富有弹性。千种韵味、万般风情都在那腰肢的颤动中、那勾勒出丰满曲线的臀部、那随着步子不时显露的修长白嫩的大腿上传递出来。也就在几秒钟后，他觉出了自己的痴迷忘形、赶紧掏手绢去试嘴角清亮欲滴的涎水时，一位不大熟的熟人迎面走来。俩人只点点头就过去了。但他从对方眼里发现了轻蔑。他赶紧找了个小酒店，扎进去，捂着发热发烧的脸，向服务员要四两酒和两盘菜。

他低头走着。阳光从法桐树隙射下。昔日营营飞舞的苍蝇和映过他年轻面孔的污水洼早已消失了。消失了的还有什么？

五月的阳光明媚而炽热。他又一次觉出身上的汗腺在忘我工作。他终于决定把那件一年有四分之三时光穿在身上的灰色薄呢西装脱下，让散发着浓重脑油气味的衬衣亲吻一下久违的阳光。他整理衬衣领口时，在前方发亮的尘埃中，有个穿红色连衣裙的少女，忽然一闪，变成了着粉色泳装、展翅欲翔的健美女郎。

同时也想起了他的失败。他端详着不时在阳光下熠熠闪光的戒指，努力扩大心中的沮丧，来冲淡那位性感的健美女郎的形象。

他忘了低头看脚，脚下就感觉软绵绵地踩了什么，同时触到薄而柔滑的裙裳，那生着黑毛的鼻孔里，也灌进了玉兰香型化妆品的芬芳。几乎同时，他胳膊象被手钳子钳住一样，骤然痛疼起来，接着他整个身子都仿佛遇上顶头风或炸弹的气浪往后抛去。抛出几步远，若不是被棵粗大法桐的树干挡住，他一定会摔得四爪朝天。

他扶住树干，站稳，拾起掉地上的西装，才看见前边有一群青年围着墙上的一张四开的广告纸。一个穿花裙抹口红的女孩在揉脚，穿牛仔褲的男友正盯着他，眼珠子象龙眼金鱼似地凸出来。

“娘希匹——”他心里说，脸上却堆出歉意的笑。揉脚的女孩抬起头看他，却不禁打了个寒战。“快走。”她附耳急急地对男友说。男友不甘心地瞪了他一眼，被女孩扯走了。

他无动于衷。内心却浮出一丝冷笑。他已认出那花裙子是初三二班的学生。名字么，大概是叫岳玫……

一阵嗡嗡的议论声撞进他的耳膜。他发现这是从看广告的人群中发出的。那人群有增无减，成分也由青年扩展到中老年。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喝彩的、起哄的、反驳的，好不热闹。嘈杂的声浪使他听不清人们究竟在说着什么事情，他只听清了这么几个字：“女子……健美……”

他以为自己听邪了耳朵，便挤进人群，加入到许多张仰视的脸之间。不久前的一个星期天，他微醉地离开小酒店，走在暮色沉沉的街上。他听见有人惊呼：“飞碟！”接着他蔚为壮观地目睹到整整一条长街上数以万计的仰视的面孔，宛如无数在潮湿的春夜仓促长出的歪了脖子的蘑菇。这又使他联想起十九年前那些张使他脊背沟流汗直淌到屁股沟的作仰视状而又扭曲了的脸。如今这些脸的五官借助于针灸和鳝鱼血大都恢复到原来的位置。

他的目光以四十五度的倾斜角度往墙上看去。是具体委的一张广告。白纸，用红广告色写的，字写得苹果般大小，

显得有点儿冲，又有点儿嫩，笔者身分大概是个毛头小伙子无疑。看来自己的耳朵没有毛病，果真是招聘女子健美队员的内容。除了有关报名的具体事项外，那又冲又嫩的笔还表明：凡录用并在试用期表现良好者将正式调入体委，办理转干手续云云。

有两只年轻的手按在他肩膀上了，接着觉出压痛，腰不由自主地弯下去，他感到了某种重量。一个小公鸡啼叫般响亮的声音在他脑袋上方炸起：“嗨，女子健美队！”重量消失了，压痛肩膀的手也消失了。他困难地直起腰，觉出十九年前留下的腰疼病又在蠢蠢欲动。他捶着腰往后趔趄，又听见那嘹亮的小公鸡噪：

“嘿，哥们儿，以后有条件看女人大腿了！”

女人大腿！他在心里骂：“娘希匹……”头也不回地继续走自己的路，把五月的阳光下红气球般撩动的字体、年轻的小公鸡噪和一批批继往开来的仰视的脸……抛在身后。他觉得这个星期天有点儿别扭。

在邮局前的报栏处他停了一下。他生出一个奇怪的念头：想看看省报上有无关于女子健美队的消息；或许省里有这方面的文件也说不准。玻璃很脏，他好不容易才看清里面有一张发黄的报纸。看看刊头，才知道是九年前七月份的报纸。他回忆起那是一个多雨的季节。他单身宿舍里的地面终日潮呼呼的，墙上的油画长了毛，杨木打的简易书橱的一条腿竟然发出绿色的嫩芽。他望望报栏上锈迹斑驳的铁挂锁，想着往事，忍不住伸手摸摸它，锈粉纷纷飘落，他手指染上土黄的锈色。

他离开报栏，在邮局的台阶前站了一会儿，他的手在裤袋里摸索。他摸索到一枚圆圆的硬币，便走进邮局营业室，先翻看了一下公用电话号码，尔后把五分钱放在水磨石柜台上，推过去。“你请吧！”一个穿墨绿色制服没戴帽子的小伙子说。收钱，撕给他一张比五分钱大不多少的单据。

他走进市内电话室，把门关紧，才拨动电话。电话通了，他咳了一声，问：

“公安局吗？我是……”

对方因为他的声调迟疑，提高了警惕，不客气地追问：“你到底是哪里？唉？”

他觉得身上的汗腺又要开始工作，手也哆嗦起来，几乎想扣下电话逃之夭夭。正在这时他想起了自己的“特殊身分”，松了口气，从容答道：“我是政协委员何开怀。何去何从的何……对对。我有件事要报告一下。县体委公然在大街上张贴广告，招聘女子健美队……群众反应很强烈。高兴的只有小流氓，说什么有机会看女人大腿了！这不利于社会治安吧？你们是否应该管一管？防患于未然嘛。我以政协委员的身分……什么？这是县府工作会议批准的。那，那就算了……”

他无力地放下电话，走出邮局。五月中午的太阳明晃晃地悬着。一切都泛着微弱的白光，看不清晰，象罩在白昼的梦影里。他神思恍惚，刚才我做什么来？但内心还是涌出一种鄙夷自己的感觉。他手心湿漉漉的尽汗。摸手帕时带出了那张电话费单据。白搭五分钱，还不如来块巧克力冰棒。他把它撕得粉碎，手一扬，碎纸片雀跃起来，立即消失在阳光

灿烂的街道上。

听见下班的电铃响，沈可园仿佛三年前的一天女看守哗啦啦打开门说你没事了可以回家了时的心情。她欢愉地长长吁了一口气，把工作帽抓下来，拍打出一团铅灰色的烟雾，把外表印出两个潮湿的灰鼻孔痕迹的白口罩摘下来，提起装着肥皂毛巾替换衣裳的坏了半条拉链的黑提包，向澡堂走去。

去澡堂，先要穿过那条百多米长的两幢灰楼夹峙的过道。这条道近。否则，路就远了，你要绕过一大片石场。那儿堆积着好多块从南山采来的古老的青石，等待着被粉碎被焙烧。五年前她刚来这厂时，被分配侍候破碎机。她听不惯破碎机开动时那种冷酷的仿佛一只恶狗磨擦牙齿的声音。她看到坚硬的石块被一下下地咬裂、咬碎，不禁从自身骨缝里冒出丝丝冷气。而那条灰楼夹峙幽长灰暗的巷道，她走了几步又退回来了，她有预感再往前走几步，便会走到今夜昏黄的梦中。她绕道石场。夕阳倾泻，青石莹莹。它们有好久好久的历史，见过好多好多的世面吧？

五年后，她把那一切都抛弃了。关于古老青石诗意的联想：从骨缝冒冷气的感觉；幽暗巷道的梦。她惟一的感觉就是这儿太脏。且不说工作起来正常的粉尘飞扬，就是随便来一阵轻风，从那些蒙满破旧棉絮般灰尘的厂房上，从尘漫脚踝的地面上，便扬起串串灰雾。八小时下来，她觉得头发痒得要死，凡身体暴露部位所有的汗毛孔都被细尘糊死了。有一次洗澡，姚大姐开玩笑说：“真他娘的——连裤裆里都是

土、都是灰！”许是心理作用，从此，她感觉那些神奇的灰尘确实无孔不入，而且“流氓”，弄得她连小腹上都刺痒。

她穿过灰色巷道，走进澡堂，几张早就脱了漆、终日湿呼呼的连椅上已堆满了脏工作服。墙上还有几根生锈的钉闲着，她从提包里掏出一点卫生纸，包严钉子，将提包和脱下的衣服一一挂上，抓起毛巾肥皂跑进浴室。浴室里热气腾腾，所有的蓬蓬头都被人占了。正踌躇着，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叫她，她也看清了站在第三个蓬蓬头下的姚姐向她招手。她踩着满地板哗哗流淌的水小心地走过去。心里想姚姐准是又“忘了”带肥皂。她曾经为此暗自生气，从一个月前她无意间发现姚姐的裤衩上补着巴掌大的一块补丁（姚姐的洗澡速度总是比她快），她的气也就冰释。她把肥皂递给姚姐，姚姐钻出水帘站一旁咯吱咯吱打肥皂，她就钻到蓬蓬头下，闭上眼，尽情地让均匀喷出的温水从头到脚把她裹起来。她喷了一口水，对姚姐嚷着：

“脱了那身脏皮，让水浇一阵子，我才觉得象个人！”

姚姐满头满身的肥皂沫，正在搓前胸。她的乳房从少女时代就垂着，结婚生孩子后愈象松软的袋子。她听到沈可园嚷便把目光扫过去，两眼定在沈可园丰盈而翘然的乳峰上。既是讨好地又不无醋意地叹道：

“不，象朵花儿。”

沈可园心中禁不住漾出快乐。婚前，她还是个胸脯平坦的瘦姑娘，身材倒是不矮。结婚两年，她没怀上孩子，但她的乳房、臀部都盈盈地丰满起来，充满少妇的魅力。她看姚姐搓好了身子，便走出水雾打肥皂，为了不看淋水中姚姐那

松弛的乳房、臃肿的腹部，她转过了身子。却看到了二十只蓬蓬头下，有十五个姚姐那样的女人。肥皂从滑腻的手中掉到脚下，她弯腰去拣，两只饱满的乳房宛如春风中的花蕾，美妙地颤动着。她心中那种自足的快乐消失了。她仿佛瞧见了两年后自己的与今日迥异的裸体。哦，两年，顶多两年，只消一生孩子。她拣起肥皂没好气地在大腿上打，那咯吱咯吱的声音似乎在说青春短暂青春短暂。那一天晚上，那台老出故障的黑白电视机终于又从修理部回了家。她瞅见上头有一些穿泳衣和体操服的女孩在屏幕上蹦跹，翻跟头，她们那美妙的体态，逗得大勇嘻嘻傻笑，哈喇子都流到下巴上来了。若是过去，她会扭那傻大个儿的耳朵。但那天她没那个心情。她正处在行经期，浑身刺痒却不能进澡堂子。她望着那些娇嫩的青春，象咂了口山西熏醋，心里酸溜溜的。她们好幸运！她们身上有多少美，人们就能发现多少美，那柔美的身姿能透出多少音乐般的韵味，人们就能欣赏到多少美妙的情韵。她想起可怜巴巴的自己，为了每月六十块钱就把身子包裹在脏工作服里，让脏不喇唧的灰尘肆意抚摸，让发污的汗水任意玩弄！

肥皂又从滑腻的手中脱离，她想用力捏住，没能奏效，反而射出去，在水泥地板上滑得好远。她去捉肥皂，见几个女人停止了说笑议论，一直望着她说：“可园！可园够格儿！”她不明白地望望这几张湿漉漉的面孔：“啥够格儿？”“健美队呀！”胖姑娘小杨嚷着，她在工会上班，每月负责发一次电影票。“城里贴了广告！……凡录用的，还给调动工作呢！”立即被个愤愤的声音打断了：“调动工作？”